

#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自1994年中國正式接入互聯網以來，伴隨發展的平台經濟迄今已有三十年，對中國社會的經濟、民生以至消費文化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。在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下，平台經濟對於促進實體經濟、推動技術創新和開拓國際市場能發揮多大作用？本刊歡迎專家學者惠賜卓見。

——編者

## 幽暗國度中的對話

現代以來，隨着文學理念的更新，以及文學類型、敘事乃至修辭的細化繁複，人們對文學亦增添許多要求與期許，其想像往往陷入理想社會構建、政治立場表達和黑暗陰謀構陷中，承載諸多別種意義。如此豐富的言外之意，必然帶來觀念的區隔與分歧。而翻開現代文學史正典，文藝論戰和思想交鋒接踵而至。一部現代文學史，同時也是一部思想論爭史。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烏托邦/惡托邦敘事可謂社會政治隱喻的集大成者，民族革命、陰謀政治和家國理想都曾得到細緻描繪。然而放眼望去，爭論和對抗絕非全貌，其中還蘊含

着對話——那是溝通分歧、探索文學未可知處的辯證對話。

不論是學科跨界還是文學內外，王德威教授在治學領域對於對話的提倡不遺餘力，我們首先可從他欲意消滅華語語系文學中，收編移民的殖民意味、倡導華語世界有容乃大的文學對話的觀點裏略窺一斑。他並在〈潘格羅斯之夢與幽暗意識：現代中國文學的烏托邦和惡托邦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23年6月號）一文中更進一步，不僅強調政治與文學的對話，勾連現當代中國文學中的烏托邦、惡托邦及異托邦敘事，更融合不同學科和中西文學文論，在張灝所謂「幽暗意識」暗示的宗教政治性之外，突出其虛構性和想像力，打通了當代瀰漫樂觀主義的國家「大說」和幽暗小說辯證對話的通道。

王德威對「托邦」的關注由來已久，他早先就曾以晚清已降的科幻小說為介質，探討文學「托邦」間的對話。在此文中，他不但發現了充斥其中的幽暗意識，還極大地豐富了文學作品的舉證，從不無文學修飾的國家大說，到梁曉聲、韓松、劉慈欣，再到駱以軍、董啟章和黃錦樹，不僅融合了各種文學類型，穿梭在西夏王

朝、V城、南洋乃至宇宙之間，更促成了「托邦」敘事與華語語系文學的對話，這必定延展了深邃的語義和思想空間。套用奈保爾（V. S. Naipaul）的《幽暗國度》（*An Area of Darkness*），與其說王德威是藉幽暗意識展開對話，不如說是通過龐大的充滿幽暗意識的文學樣本，創造了虛構的「幽暗國度」。他便在這個幽暗國度啟動對話。

但必須指出的是，上述涉及幽暗意識的作品在文中紛至沓來，令人目不暇接，然而內容分析卻淺嘗則止，並未深入，幽暗意識的表現及其國度建立因此模糊不清。或許，文中密集羅列的只是王德威擺列的一份中國文學「托邦」敘事的索引，目的並不是為了在此深入討論，而是尋求洞開更開闊的議論空間。

王唯州 重慶

2023.6.29

## 馬華文學中的現代書寫

張斯翔的〈華夷之變：黃錦樹的「民國經驗」與馬共文學書寫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23年6月號）是一篇研究黃錦樹作品的力作。通覽全文，有兩大特色：

一、視角新穎獨特，該文從「僑」之身份所引發的「華夷之變」視角切入，解讀黃錦樹在台、馬文學場域中後移民/夷民的兩屬/兩不屬身份。馬來西亞華人祖輩的故鄉，筆者稱之為「祖鄉」，黃錦樹的祖鄉是中國福建省的泉州，他對祖鄉有着複雜的情感。馬來西亞是

黃錦樹的「幼鄉」(幼居之鄉)，人離開了幼鄉，便只能通過想像的方式，書寫心靈中的家園。蕉風椰雨的懷抱、熱帶動植物的親暱、神秘的雨林，給了黃錦樹溫暖的記憶。馬來西亞是他的生養之地，幼鄉情結、幼鄉想像、幼鄉記憶、幼鄉經驗對其創作有重要的作用。幼鄉寫作呈現的是黃錦樹的身體離鄉與精神還鄉。

二、從黃錦樹小說的互文關係，進一步探究其馬共書寫的「民國經驗」內涵。「今鄉」意指「寫作者現在居住的家鄉」，黃錦樹的今鄉是台灣。所以他介入「民國」的方式，既帶有馬來西亞立場，也帶有「民國—台灣」如何形成的歷史背景，兩者又是與現實生命情境相互勾聯融合、建構又同時消解的華夷之變過程。黃錦樹以虛構的文本介入，讓我們看到華夷間距的增加、混搭，曾經被想像建構的、被以為原有的華夷邊界正逐步減退。文學「像鄉」(想像之鄉)是獨特的文學地理空間，是黃錦樹對幼鄉加工的產物。製造文學像鄉是他崇高的職責，像鄉是對幼鄉的主觀化文學再現，反映的是黃錦樹的情緒記憶和精神還鄉，它同幼鄉有一定的距離。

作家的經驗和記憶總是與其習得的語言密切相關，這種語言是作家的經驗、體驗和文化記憶。由於馬來西亞處於文化的交匯點，不同文化、語言的滲透產生了有別於中華文學的馬華文學。在話語書寫方面，黃錦樹作品中穿插了華人方言土語、語言借詞以及外來

特有詞語的文字，南洋的地域色彩十分濃厚。前面提到，黃錦樹的祖鄉是泉州，他的小說中有很多閩南方言，如：伊(第三人稱單數)；聽冇(聽不懂)；烏暗暝(烏黑幽暗的晚上)；阿呢款(這樣子啊)；備讀大學(要讀大學)；免客氣(不客氣)；啥咪碗糕(甚麼東西)；怎麼有閒來看咱啊(怎麼有空來看我們啊)；要找土討吃，別找人乞食(要踏實幹活，別向人乞討)。張文對黃錦樹語言的探討可以更深入些，例句的分析也可以更典型些。

胡偉 廣州

2023.6.30

## 加入虛擬，或被虛擬消解

隨着當代社會科技的急速發展，以往在科幻小說出現的未來/超現實設定逐漸於生活中實現，或是已經預想得到成真的可能。作家賀景濱在書寫《去年在阿魯吧》(2011)前才偶然得知「虛擬實境」(VR)此一詞彙，由此概念構建出一座虛擬城市、一個虛擬的世界觀。如今VR早已擴展應用至許多產業，並且普及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。然而，賀景濱從VR的技術切入，其真正想關注的問題是現實與虛擬的分界、世界的本質與存在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：還有甚麼東西無法被外部化成為客體？身處在資訊社會時代，我們有沒有避免被虛擬消解的方式？

記憶與自我的依存/辨別關係在此成為關鍵的母題。李育霖的〈以虛寫虛：論賀景濱的《去年在阿魯吧》〉(《二十一世紀》2023年6月號)從「記憶

外在於身體成為外在之物」的情節設定，討論科技介入記憶儲存的影響，以此論證無論是現實或虛擬世界的記憶皆為不完整、不真實亦不可信的，並且在時間的迴圈之中交纏錯置。與此同時，虛擬世界的「數位物」(人與非人)憑藉着程式與演算法開展互動，具有獨立的能動性，進而聯繫起一個社會網絡，如同隨機的遊戲玩家，同樣不必仰賴既有的記憶/意志行動。作者參照了德勒茲(Gilles Deleuze)對「事件」概念的理解，強調該文着重探討的是虛擬世界中人與物的重新組配，進而重獲一次「虛擬」的生命。這也是小說透過記憶的重塑、身份的轉換、大量的絮叨對話，以及爆炸性的知識堆砌，提供多樣構成、連結的關係形式。

該文稍微提到小說人物墜入情網的情節，卻沒有進一步討論「愛」在故事中的位置。事實上，在充滿程式與演算法的虛擬空間裏，「愛」是跳脫演算控制的變因；如同在現實世界中，說謊和遺忘是判斷人或記憶體的依據(數位化的思維尚未習得的技能)。以此邏輯來看，原初的情感或許並行，甚至凌駕在記憶之上——至少還無法被下載、竄改或抹除。依循情感的面向，回到該文在前言中論及的台灣賽博龐克小說，除了伊格言、高翊峰之外，或許可再加入洪茲盈《墟行者》(2019)、林新惠《瑕疵人型》(2020)、《零觸碰親密》(2023)，這些作品皆觸及情感的複雜狀態，反覆叩問「愛」的恆存與消逝，由此探索人類的本質，以及與非人交流情感的可能。

林介如 台北

2023.7.10